

高母羨《辯正教真傳實錄》初步詮釋

潘貝頌(台灣道明會中國傳道團團員)

導言 當代中國人在中西會晤中，面臨一攸關民族文化的傳統及現代化問題。傳統，就其實質而言，是一個活絡、有生命現象的整體；古人留下來的文字傳統，經、史、子、集等原始文獻，即為古人的生命活動。如何使傳統之優點再現於現代，使民族優良傳統廣續而不斷，確為現代中國人關注的課題。若要探討國家、文化的未來，必須先回歸傳統，掘出傳統有利於現代化發展的部分，甚而重新解釋傳統，使傳統與現代、本國文化傳統與外來文化傳統，重獲一種新的關係與新的定位。¹

本文之寫作，旨在於探討十六世紀的一項傳統，也即以西元一五九三年菲律賓刊印的高母羨著作《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²為研究對象，希冀藉着對這十六世紀留下的文獻所代表的傳統的重新詮釋，尋出《實錄》所欲開拓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及其帶給我人的生命啟發及在思想文化上的意義。研究態度則採方法詮釋學(methodological hermeneutics)觀點，通過《實錄》這一作品原文的佈局、韻味、風格，展現出它所涉及的那個境界。³

1. 陳俊輝，《邁向詮釋學論爭的途徑》，台北：唐山出版社，民78，頁4-6。

2. 為方便起見，高氏原著往後皆以《實錄》代之。

3. P. Ricoeur, *The Rule of Metaphor* 《隱喻創意》，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由於《實錄》一書發現甚晚，現今只有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在一九八六年把西班牙馬德里國家圖書館珍藏本刊印成書，由於甚少人目睹《實錄》作品，研究此書的論著更是鳳毛麟角，在貧瘠的研究環境下，本文將只集中於《實錄》文本的扉頁、章目大意及卷末短跋，希望藉着對西元一五九三年出版的道明會士高母羨著作《實錄》的文字、體裁、著作內容作一詮釋和檢視，找出此作品的生活世界；並對《實錄》作一文化上的評價和肯定。本文共分四點闡述，即，一、從雕版印刷流菲看《實錄》；二、《實錄》的經典詮釋；三、從圖版印刷看《實錄》；四、《實錄》的文化評估；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綜結。

一、從雕版印刷流菲看《實錄》 一部作品與面對面談話完全不同，因為作品大體上是訴諸文字或圖像、聲音符號，作者未必在現場與讀者交談，故比口語交談受到更多限制，但比口語更具客觀及複雜的結構，同時也因此有了本身的自主性，在語意上完全獨立，是本身結構完整的存在，不再和作者的意圖劃上等號。作品的意義於是有一大部分是依賴讀者來補充和完成，它的意義結構在某種程度上是開放的，讀者藉着自身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來發掘作品本身的意義，以他和作者之間的時空距離來重新闡揚及發揮作品的意義。⁴

以作為中國人的立場來詮釋《實錄》的文本意義，我以為首先須從印刷術流菲來解讀《實錄》，印刷術究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項偉大發明，華人南來，將這種當時先

Press, 1977, 頁 220；中文見殷鼎，《理解的命運》，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 79，頁 291。

4. 廖炳惠，《里柯》，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 82 年 10 月初版，頁 93-4。

進的科學技術帶到菲律賓是很自然的事。⁵下面中菲早期交流史的詮釋，有助於我人重新認出中菲兩民族早期的生命活動實況(Sitz im Leben)。

其實早在公元十世紀，菲律賓就和中國有貿易來往。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菲律賓摩逸商船就曾來到廣州。此有《宋史·列傳卷》二百四十八記載。

明代以來，菲律賓幾次派使者來華，兩國的交往更多。與此同時，東南沿海一帶的大批華人紛紛來到菲律賓經商或定居，同時帶去了大批中國書籍。雖然自一四五〇年印刷術已在歐洲發展，甚至於更早若干世紀中國已知如何刻書，但在此之前，菲律賓對印刷術卻一無所知。西班牙人於十六世紀始來菲島，而中菲關係又比此早了數百年。

早年中國人之來菲者有海員、農人以及藝術家等，分居在菲島各處，西班牙人以後之湧來，使菲律賓人口突增。

一五七四年底福建潮州饒平人林鳳遠征馬尼拉，率船艦六十二艘、陸軍二千名、水兵二千名、婦女一千五百名，兵士中便有許多是農人和手工業工匠，⁶故替馬尼拉引來了中國手藝，在這些手藝工匠中，有諳於印刷術者是很自然的事，此種印刷稱為雕版印刷，與排字印刷則為不同之系統。所謂排字印刷，是用活字拼排而成，雕版印刷乃用刀鑿刻字於木板上；前者可靈活運動，後者則不可更動。隨後，中國的一些刻板、印刷工匠，也到菲律賓從事印刷工作。現存最早的非菲律賓雕版印刷品，是刻印於公元一五九三年的《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的中文本。⁷此

5. 施振民，〈華人引進的印刷術〉，收錄於洪玉華編，《華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紀念文集》，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拉利大學中國研究出版，1992，頁278。

6. 陳台民，《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香港：朝陽出版社，1985，頁94。

7. 羅樹寶編著，《中國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3，頁445。

書不但出自中國刻工之手，而且在版面形式上也繼承了中國書籍的風格。



華人引進的木版印刷術

中國人移居菲律賓以福建省移民居多，故方今菲人仍以 Amoy language(福建廈門話)代表中國話，福建雕版印書則自唐代開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唐朝自安史之亂後，中原長期處於戰亂，地處東南邊陲的福建社會比較安定。漢人南移，入閩的士民不少，他們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文化，促進福建社會和經濟發展，由漢文化的傳播，刺激雕書業的興起。從唐末、五代以至宋、元的

幾百年間，這裏從未經過戰火。特別是一些朝代更迭的戰亂年代，一些文人學者到福建建陽來居住。他們或著作或講學，逐漸形成了這裏濃厚的文化空氣。建陽又靠近武夷山，更是文人學士們常來之地。例如晚唐詩人韓偓、李洵、崔道融等都曾在這裏居住過。宋代理學家朱熹曾長期居住在建陽考亭，並主持考亭書院和紫陽書院。由於這樣的文化環境，在宋代這裏就開始出現印刷作品。加以雕版所需的木材和造紙印書的竹材，都是福建特產，據歷史記載，建陽的北洛里和崇政里是有名的產紙地，這裏盛產竹子，為造紙提供了豐富的原料。由於造紙廠的發達，為印刷廠提供了充足的紙張。在附近的崇泰里，有一些製墨作坊，為建陽的印刷廠提供足夠的墨。在附近的莒口鄉，盛產梨木，為刻版提供了優質板材。⁸

建陽的印刷廠較為集中的是麻沙鎮和書坊鎮(宋代稱「書林」，明代改為「書坊」，屬崇化)。據明朝嘉靖年間刊印的《建陽縣誌》記載，「書籍出麻沙，崇化，昔號圖書之府。……足以嘉惠四方。」⁹因而「建安自唐為書肆所萃」，宋代福建刻印的書籍「幾遍天下」，到了明代，全國刊行的書籍「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一直到明代後期才日趨衰落。福建刻本有自己的風格和特徵，在字體方面，閩本多柳體，起落頓筆，結構方正，字劃緊嚴不苟，還有閩本多插圖，是一個突出的特色。

《實錄》這一作品的佈局、韻味和風格，正是中國印

8. 同上，頁334-5。

9. 關於建陽在明代的印刷盛況，在嘉靖間的《建陽縣誌》中說：「比屋皆必售書籍，天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日集。」可見當時各地書商雲集這裏，將購得的書籍再通過水、陸交通，運銷到全國各地。據嘉靖本《建陽縣誌》中記載，書僅所刻書目，就有四百五十一種。如果再加上麻沙及附近的印書數字，可能就更多了。

刷術流菲遺留下的智慧結晶，其中包含着早期閩人留菲的諸般辛酸史。而第一本在菲律賓雕版印刷(Wood-block printing)的書籍是華人工匠的精心之作，也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不移史實。華人便是在福建雕書業鼎盛的明代將雕版印書的工藝技術，從福建建陽引進到菲律賓來。但是，奈何保留下來的早期書籍及資料很有限，迄今學者對於菲律賓早期印刷業的情況所知不多。

二、《實錄》的經典詮釋 按呂格爾(Paul Ricoeur)詮釋學的文本(le texte)理論，「原文是由文字固定下來的言談」。¹⁰原文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的一種特殊場所，它揭示了人類經驗歷史性的基本性質，原文是在間隔中，並通過間隔本身而完成的一種交往和溝通。從歷史角度看，存有的真理在何處彰顯呢？主要就是彰顯在經典之中。故吾人須有方法去詮釋，才不致發生錯誤。作為一個詮釋者，基本任務首先是在自己的心裏重視作者的邏輯、作者的態度、作者的文化素養，總之，重視作者的整個世界，¹¹如此才可理解作者個人求道之深度，並進而領悟所要傳達的意義本身，此意義超然於作者意向、目標、具體遭遇等文字的生活情境之外(Sitz im Leben)，並具有獨立自主性。¹²以此洞見我人對《實錄》展開內在閱讀，詮釋《實錄》的扉頁(首頁)、短跋、章目及全書九章之大意。

1.《實錄》的扉頁詮釋 從公元一五九三年至一六四〇年，中國刻工可考者有八人在菲律賓從事刻書工作，

10. 高宣揚，《解釋學簡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1，頁206。

11. 同上，頁193。

12. 沈清松，《現代哲學論衡》，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74，頁326。

在這其間迅速培養了一批當地的刻工。公元一六〇四年，一位華人工匠特造了一副金屬活字，並印了幾種書¹³。中國印刷術向東南諸國傳播有幾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多由中國刻工親自參加刻印，二是印書內容多為天主教方面的書籍。他們既採用中國的傳統印刷方式，也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印刷技術，並對後來西方印刷技術的傳入，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五九三年道明會刊行的《基督教義》一書西文出現較早，至今仍然被認為是在菲律賓刊印的第一本書。其實，除了《基督教義》外，道明會在一五九三年還刊印了一本《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



13. 從一些史料中，我們知道維拉(Juan de Vera)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原來是一位商人，因瞭解印刷經文對傳播教義的重要性，乃協助荷西(Francisco Blancas de San Jose)建立一印刷所，經過多年的苦心改進，終於成功地排印出書。從其扉頁的字體看，這些銅字似非進口的舶來品，因此在本地自鑄銅字模，當時可以說是這位華人

《實錄》首頁所說作者「僧師高母羨」很明顯的是當時在馬尼拉掌理華人教務的道明會會士 Fr. Juan Cobo, O.P.。高母羨三個字，都應當按閩南音讀。「高母」之閩南發音為Ko-bo，是Cobo的譯音，「羨」閩南音為Suan，是Juan的譯音。¹⁴

「和尚王」指教宗或主教，至於天主教教士自稱為「僧」，實為一五八三年羅明堅、巴範濟(Francesco Passio)二人在肇慶創用，當時教士並穿僧裝。

此書首頁也繕明其著作之理由，有出版者及出版地址。右邊起首有云：「新刻僧師高母羨撰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章之一」。上面題字為「辯正教真傳章之首」。插圖中二人，一者為道明會士，一為中國人，首頁插圖繪一天主教道明會神父向華人展示經書，事實已深刻地說明了刊印《實錄》的目的。正如圖下原文曰：

大明先聖學者有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性道無二致也，教其有二術乎哉！知此，則天主付與一本之理。性同也，道同也，教亦同，何以差殊？觀乎此予慨當世之人，惑於異端，不聞正道，不遵正教，其習俗所尚者，雜與妖邪之說，虛無寂滅之教，是以淫於佛。

首頁左邊又云：「此書之作，非敢專製，乃旨令頒

的偉大發明。如從當時所知的中國活字版印刷技術來看，維拉的技术應是受西班牙神父自歐洲帶來新技术啟發，他的成就就是學者均認為是排字印刷史上的一大貢獻。不幸的是，和楊景(Yong Keng)一樣，我們至今無法查出這位華人先賢的真正姓名。參考施振民，〈華人引進的印刷術〉，上引書，頁282。

14. P. Van Der Loon,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馬尼拉第一批雕版書和早期福建學研究)，載於 W. Simon 編，*Asia Major - 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 New Series/ Vol. XXI/Part 1, London, Percy Lund, Humphries & Co. Ltd., 1969, 頁2。

下，和尚王國王之始就民希臘召良工刊著，此版係西土乙仟伍佰九十三年仲春立。」《實錄》頁左除清楚地註明此書係經主教「和尚王」與總督(國王)批准，並就馬尼拉(民希臘)召良工刊著。

按一五九三年合明萬曆二十年，略後於《明心寶鑑》的翻譯(1592)。是年利瑪竇初到肇慶；利瑪竇最早付印的中文書是一五九五年刻於南昌的《天主實義》、《交友論》和《西國記法》，《實錄》這本書比它們都要早兩年。

2. 《實錄》卷末短跋詮釋

世人之易病者然耶非惟去禽獸不遠也及弗類之
矣克類而克肖者 僧於世人有厚望乎慎勿以
僧言為迂濶之談焉
夫天主之說傳之者久而無礙得其旨趣真傳者
本廟僧羨遵述古典辯析唐字校正數章梓以廣
傳為冀從教者深習此書之旨率由中正之道如
發雲霧而親青天削荆棘而由大路矣但聊述幾
稿餘功未完適奉委國度之役候來年再加詳盡
焉羨竊附為實錄全章姑著此以為首引

六十二

《實錄》卷末有作者的短跋謂：

「夫天主之說，傳之者久，而無能得其旨趣真傳者。本廟僧羨遵述古典，辯析唐字，校正數章，梓以廣傳焉。冀從教者深習此書之旨，率由中正之道，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剪荆棘而由大路矣。但聊述幾篇，餘功未完，適奉委國度之役，候來年再加詳盡編撰。竊附為實錄全章，姑著此以為首引。」¹⁵此中朗現作者意圖演述他的天主之說，以指引迷津，使芸芸衆生得以「剪荆棘而由大路，撥雲霧而見青天」。

作者高母羨西元一五四六年生於西班牙多勒多附近之貢述拉(Consuegra)，於十六世紀中葉為道明會士，曾就讀於亞維拉(Avila)¹⁶之聖多瑪斯大學。他曾應菲島第一位主教沙拉薩(Bishop Domingo de Salazar, O.P.)邀請四十位同會教士前來遠東傳教。高母羨於一五八六年離卡第士(Cadiz)赴墨西哥，一五八八年抵馬尼拉，被派擔任中國僑民區傳教。高氏學問卓越富於語言天才，兩年後沙主教致書西班牙王菲律普二世曾提到寄回高氏所譯之中文書，此書大概即是中國哲學家范立本(Lip punhuan)之作品《明心寶鑑》(Beng Sim Po Cam)¹⁷。後來沙主教的繼承者伯納維德斯(Bishop Miguel de Benavides)主教於一五九五年又曾將此書致送西班牙陛下，或者那時高母羨已去世了兩年。緣高氏初入修道院時，在哲學神學方面已表現很深之造

15. 高母羨，《辯正教真傳實錄》，1986，中文頁62。

16. Fidel Villarreal, *The Shih-Lu reappears: The first book printed in the Philippines?* 〈菲律賓第一本雕板書(?)——實錄之重現〉, *EMETH*, vol. nos. 1 & 2, March-June 1985, 頁17。

17. 在中國浩瀚的書籍中，第一本譯成西方文字的書竟然是一本名不見經傳的《明心寶鑑》，其原因可能主要是此書流行於菲島華僑社會，是華人教育子弟的教本，其內容則為一本儒家思想的摘要，華僑子弟以之為進德修業的依據；參考王漪撰，《明清之際中學之西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50。

詣。一五九〇年時，執教於當地道明會學校，由於卓越的語言天才，赴菲不久，即能閱讀當地自中國輸往之中文書籍。兩年後便能以中文著作基督教義及宗教哲學之論文，用以對中國移民宣講道理。總之，除伯納維德斯主教外，高氏當是道明會(Order of Preachers)中第一位以中文著作之西籍會士。

一五九二年六月載司馬拉(Governor General Gomez Perez Dasmarinas)總督派高母羨出使日本以阻好戰者豐臣秀吉(Hideyoshi Toyotomi or Taikosama)入侵馬尼拉。高氏達成任務之後，於一五九二年十一月間搭日本船返菲，不幸駛近台灣時突遭颱風襲擊沉沒，高氏獲登岸，卻不幸為台灣原住民所殺，這時他不得不留下早已準備好的包括九章的一本書，此書在後一年出版。這就是我們所要介紹的《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該書是作者死後才出版的作品，「餘功未完，適奉委國度之役」應作如是解。

一位在拉丁美洲的道明會編年史學家，羅美士(Fray Antonio de Remesal)引證另一同時代蒙第拉(Fr. Francisco de Montilla)之言曰：「六萬中國單字，極其難於學習，高氏卻能用簡化方法，將之分為四組：普通者、常用者、特殊者及獨立不相聯貫者，俾能事半功倍，易於領悟。」艾都特(Aduarte)謂高氏其人「認識漢字三千」，以此教導在馬尼拉之中國信徒們，天文地理、乃至縫衣、訂書、圖繪等各種行業，無所不涉。¹⁸

3.《實錄》章目及大意詮釋 《實錄》全書九章六十

18. 汪雁秋譯，〈「無極天主正教真傳之正辯」考〉，《大陸雜誌》，卷二十六第八期，1963，頁252。

二頁，今謹書錄其章目及大意如下：

- (1) 辯正教真傳章之首。大意述真教之同一性，信奉者無國籍與地區之分。中國人並不辨明其源流非屬中國；
- (2) 論真有一位無極為萬物之始也章之二。由萬物主宰無極天主之存在引證天主之存在，以宇宙萬物之程序、因果關係，以及信奉之一般性為證據；
- (3) 記無極之事情章之三。討論天主非理解性，有無極之善，但藉比喻，人類可對天主有所認識；
- (4) 論地理之事情章之四：論地理附圖六幀，用以矯正中國人「天圓地方」之觀念。地圖說日蝕可以證明，同時船自海上來，先見陸地上之山頂，亦可證實；
- (5) 論世界萬物之事實章之五。討論地球上所生之萬物，如山、水、礦物、動物、植物等；
- (6) 論地球上之植物，論植物對人類生活之重要；
- (7) 論下地禽獸之事情章之七。論證動物生活優於植物，而人類又為萬物之靈；
- (8) 論世間禽獸之知所飲食章之八。探討「動物覓取食物之知識」；
- (9) 論世間禽獸之知所用藥章之九。陳述「動物尋求藥品之知識」並舉例說明，動物自保之本能，演成世界程序為天主之旨意。

《實錄》中文用字頗為典雅，學者承認當時必有華人通譯予以潤色，然亦可見高母羨中文造詣之深。按中國計數法，該書共有六十二頁，也就是西方書籍的一百二十四頁。其它尚有四張無頁數的散頁，該書每頁十行每行二十個字；¹⁹論大小則長十一英吋，寬七英吋，書紙即普通所

19. P. Van Der Loon, 〈馬尼拉第一批雕版書和早期福建學研究〉，上引書，頁2。

謂米紙，係一種薄而透明在當時本島最通用之紙張，由於年深日久，紙張易脆已變為黃色。其墨質是中國普通以煤碳油煙所製成之黑墨，此種墨在中國今日仍然普遍應用。²⁰

從章目結構及每章大意看來，首三章集中於討論天主存在的論證，並以儒、基對話形式演述《實錄》的存有真理，後六章則兼也介紹當時的地理學和生物學，並以之佐證自然律及天主之說。其內容涵涉甚廣，上自天文，下通地理，無所不談。而其著書之旨乃在於感慨：「夫天主之說，傳之者久，而無能得其旨趣真傳者。」²¹

三、從圖版印刷看《實錄》 高母羨神父將文言文中文《明心寶鑑》譯成西班牙文時已熟習古典的中文用法，並進而用文言文撰著《實錄》，終能更上一層樓善用藝術技巧為《實錄》披上多幅插圖，邁向「真理就是美」的境界，使《實錄》成一既真又美的佳作、圖文並茂的《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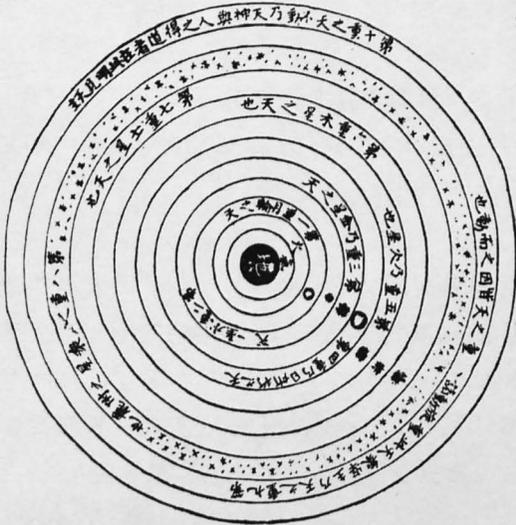
1. 從明朝圖書形式看《實錄》 明代書籍中的插圖，不僅是為了點綴裝潢，而成為一種書的有機組成部分。²² (一)有的插圖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具有很強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特別是一些名畫家、名刻工的作品，已成為歷史珍品；《實錄》便是這樣的一本書，圖文並茂，出自馬尼拉華人「良工」的歷史珍品；(二)有的插圖，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當地的風土人情，成為研究歷史的寶貴資料；《實錄》首頁的插圖正描繪在明儒裝扮的華人向基督宗教

20. 汪雁秋譯，〈「無極天主正教真傳之正辯」考〉，上引書，頁251。

21. 高母羨，《辯正教真傳實錄》，1986，頁379。

22. 羅樹寶編著，《中國古代印刷史》，上引書，頁350。

的道明會士問道的實景，背景則是華人所住的八連(Parian)²³及聖佳播教堂(San Gabriel Church)，這為研究十六世紀中西交通史及儒、基對話史深具重大價值，也是探討當地風土民情的不可多得圖片；(三)形象的插圖更有利於讀者的理解。如明代前期出版印刷的《武經總要》，就以大量的插圖，反映了重要的軍事技術和武器的面貌，這對當時的武器製作有着實用意義，對後來研究古代軍事史也很有價值。萬曆年間印刷的李時珍《本草綱目》，用大量的插圖形象地描繪了各種藥用植物，其效果是用文字無法達到的。《實錄》第四章有關天文及地理學的插圖，使讀者可觀象知理，不言而喻。



此乃高母羨十重天的插圖。* 此圖屬多形狀圖式。

23. Parian八連，又稱洞內，是華僑在呂宋的居留地。一五八二年西班牙總督龍其慮設立八連市場，作為華僑聚居經商的地方，猶如今日之唐人街一樣，這為大部分歷史學家所同意。

* 參考高母羨，《辦正教真傳實錄》，1986，頁224。

四、《實錄》的文化評估 根據以上所述，在人類文明演進史上，我人可作下列評估。

1.《實錄》的歷史地位 《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是一五九三年在馬尼拉所出版的兩本書之一，是年六月戴總督呈報西班牙國王頒發該兩書出版執照之經過，再者該兩書上均有出版日期，其加印本中，更有居來(Governor General, Juan de Cuellar)總督秘書及居來總督之信仰，尤足為證。²⁶上面我們提過高母羨神父是一五九二年六月離菲赴日，故此書雕版在其離岷之前，然後在(西土乙千伍百九十三年仲春)付印出書。最後「仲春」這兩個字非常重要，上面我們提過高母羨神父是一五九二年六月離菲赴日，因為仲春應在新曆三月，此書既與《基督教義》同在一五九三年出版，但是後者沒有月份，似乎不可能那麼巧合也是春天出書，況且我們已知道《實錄》在一五九二年即已開始雕版，所以嚴格說來，這本《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才真正是在菲律賓雕版印刷的第一本書。

談到這段歷史公案還有一段小插曲，據方豪教授的考證，大約在一九二九年，馬德里國家圖書館請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替他們鑑別漢文書的版本並編定目錄。不知為何原因，《實錄》被誤認係一六九三年刻本，時間差了一百年，故該館典守人員，並不加重視。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方豪教授到馬德里查閱此書，才發現了錯誤，

所分五帶，《實錄》該書第四章則分為六區，曰：六合之下，別為六區，析而論之，六區之間，各分三分，對北極者三分，對南極者亦三分也。然近南北之地，四時無定，其中二分之氣甚冷，雖重裘救寒，不能止其寒矣，世人不能居斯冷地。

26. 汪雁秋譯，〈「無極天主正教真傳之正辯」考〉，上引書，頁253；並參照高母羨，《辯正教真傳實錄》，1986，扉頁。

立即加以報導。以後龍彼得(P. Van der Loon)及桑士(Carlos Sanz)兩人亦均撰文討論並將之影印刊出。但是《基督教義》在一九四七年被發現，早已取得「一五九三年在菲律賓馬尼拉印行之第一本書」的地位。如果伯希和當時沒有讀錯年份，《實錄》的地位必定早已確立，真是一字之差，誤人不淺。²⁷

羅美士在「史論」中宣稱高氏之作品早於利馬竇(Father Matteo Ricci)的中文作品兩年，的確如此，至於高母羨手中收藏的書，該書非為利瑪竇所著，乃為羅明堅撰述的《天主實錄》，此有高氏《中國文化見聞錄》為證：

此位耶穌會神父，撰成一中文天主教義著作。述天主創造以及天主降世等故事。此書余現有收藏，並曾逐字逐句閱讀，余自此書得益甚多，並藉此而自著漢文論述。該書一五八四年，在中國坊間均可購得，該書又辯論中國民間諸種不合理之信仰……。²⁸

從外人撰著中文書籍的歷史而言，只有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的《天主實錄》和利氏的《山海輿地全圖》都是初刻於一五八四年(萬曆十二年)，比《實錄》早九年。如以介紹西洋科學的漢文書來說，它只比利瑪竇初刻的《山海輿地全圖》晚九年，比利氏在南京所刻的第二版早七年。

27. 施振民，〈華人引進的印刷術〉，上引書，頁280。

28. Early Eyewitness Accounts: Father Juan Cobo's Account，〈中國文化見聞錄〉，載於Alfonso Felix Jr. 編，*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Vol. 1，Manila，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1966，頁137，並參考汪雁秋譯，〈「無極天主教真傳之正辯」考〉，上引書，頁253。

2.《實錄》的文化地位 中國古代書籍的插圖及圖版印刷有着悠久的歷史，至今人們仍習慣把圖書並稱。清人徐康在其所著《前窗夢影錄》中說，「古人以圖、書並稱；凡有書必有圖。……是古書無不繪圖。」雕版印刷術發明各種圖、文並俱的傳統，也被繼承下來。因為印刷、出版界早已認識到，(一)書籍的插圖，不僅能增強其藝術效果；(二)而且有很強的實用價值；(三)好的插圖是對文字的形象說明，給讀者一清晰的形象概念；(四)加深人們對文字的瞭解。

明代圖雕印刷的繁榮和技藝發展的主要標誌，一是技藝上由樸拙走向工麗，由單一走向多變；二是數量大增。不僅戲曲、小說配有大量插圖，人物傳記、歷史故事等，也配有一定數量的插圖，刻畫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即使嚴肅的經典著作，有的也配有插圖。另一類是科學技術書籍，也多用形象的插圖來配合內容，如各種農書、醫藥、本草等。《實錄》正是典型的海外明代哲學、科學圖書，全書圖文並茂，使讀者對書中之辨理，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實錄》一書的印刷風格，可謂開菲律賓圖版雕刻書籍之先河，後來的《新刊僚氏正教便覽》、《新刊格物窮理錄便覽》都只是步武其後塵而已。

結論 詮釋乃一創造之過程，而意義之延續也為一創造之過程。在這些過程中，處處可見意義本身透過作者與讀者理解上的努力而藉以自傳。讀者在閱讀中可以表達自己所理解而發揮的意義，使作品意義得以薪盡火傳。²⁹

從上面雕版印刷流菲史，我人看到中菲關係的頻繁及

29. 沈清松，《現代哲學論衡》，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74，頁326。

華人如何將中國書籍攜菲的生命活動，也佐證菲律賓雕版印刷的技術傳自中國福建，並促進了菲國文化的保存及發展。《實錄》的經典詮釋，拓展了我人之視域，原文中作者以圖像雕版印刷，讓讀者以清晰形象進入了十六世紀，而產生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與作者進入宋明理學、自然法、生物學、地理學及自然神學領域中一齊遨遊。

《實錄》的書名，實不宜稱為《辯正教真傳實錄》，因為「辯正教真傳」只是全書九章之首章，冒然取名為《辯正教真傳實錄》，容易讓人將此書誤認為護教學著作，反而不及卷末高母羨所說：竊比為《實錄》來得貼切。

在中國書籍歷史中，實錄是帝制中國的官修史書中，有一種名為《實錄》的書，是專記皇帝與中央政府的一種官書。「實錄」二字，原意是據實記錄。《漢書·司馬遷傳》贊裏稱子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高母羨《實錄》意在提供十六世紀一項傳統，即基督宗教與明儒會晤言談的如實記錄。

高母羨《實錄》一書是十六世紀明儒與道明會士在馬尼拉會晤時所作的會通交談確實記載，這一對話實錄，不僅提供了中國印刷術傳菲的文化史實，更記載東西方在菲律賓的文化交流活動，在九章儒、基的對話實錄文本中，我們看到了《實錄》所呈現的儒、基之間文學、宗教、神學、哲學、醫學及自然科學的對話實況及思想交流。其中展現為一言說(discourse)，是高母羨以說者(思想家)身分和一個聽者(明儒)的說話，而且前者有意要以任何方式來影響後者。³⁰故此，《實錄》實際上應稱之為：《儒基對

30. 同上，頁349。

話實錄》，英文可譯為"A Discourse Record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當然，論其書名，若從本書辯證的交談內容而言，後頁西文實發人深省，西班牙文注曰"Rectificaciony mejora de principios naturales"，故此書也可名為《自然法的修正和演進》³¹，這一書名遠比《辯正教真傳實錄》來得貼切，因書中主要是以自然律(The laws of Nature)及自然法(Natural Law)論證上帝的存在，而非一談論教義或護教著作，是一部涵涉宗教哲學、自然神學及自然科學的論著，我人唯有從《實錄》的言說些「什麼」(what)，進而探討《實錄》言說的關於什麼(about what)，方能由《實錄》涵意，進而尋求《實錄》指涉的那個境界。

《實錄》作為言說(discourse)而言，從菲華文化交流的生命活動，我人看出《實錄》乃華人入菲在馬尼拉生命交流、智慧分享的一項禮物，成為今日中菲不可多得的寶貴傳統。從《實錄》的文本中，作者(高母羨)以十六世紀中國語文(文言文)撰著此書，這說明「言說的發出者及作者對語言系統及成規語碼有所瞭解」；同時作者以宋明理學、《四書》、《五經》開展其對存有真理的彰顯，讓言說的接收者(海外明儒)以他所熟悉的語碼來掌握訊息，並進而渴望得到基督宗教「天主之說」的真傳；「哲人日已遠，言說在宿昔。唯盼詮釋人，再現伊真理。」則是我人在解讀《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後，「在時間上實現言說的現在意義」之真諦。³²

31. 參考高母羨，《辯正教真傳實錄》，1986，頁381。

32. 廖炳惠，《里柯》，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82，頁931。